

我之入佛因緣

趙曾珏

本文為應張曉峯先生發起為老友程稚秋先生八十雙慶徵文而

作。初學佛者原無可說。勿促寫成，不過身、語、意業的經歷，聊供初機及同道的參閱指正，並敬祝程先生賢伉儷的無量壽。

一、幼年經歷，初解「空」字

我於一九〇一年生在上海城內，父親初習舉業，嗣即經商。母親非常愛我，可惜我六歲時她即見背。所以我幼年由祖母錢太夫人帶領，她的外祖家是浙江餘姚俞家，世代書香，她受到母親的薰陶，所以很有佛學的修養。我每日清晨聽她念心經，中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小時候跟着一起念，隨口全部背得出，但是不懂真正的意思。祖母對我說，你長大了自會領悟。以後我投考上海南洋公學，就是現在的交通大學，由下院，而中院，而上院（即大學部）。當時的校長為經學大家唐蔚芝先生，對於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講得非常透徹。但對於佛學中的「空」字從未提到。那時是我遇到一位同學尤

佳章（以後法名為尤智表），他與我自中院時起同班，並同一臥室，進大學時，又同習電機工程。他有一個叔父尤景溪先生住在上海，研究佛法甚深，假日他總是看他叔父，就聽到景溪先生講佛法，他回到校內轉講給我聽。因之我有機緣間接的受到佛學的薰陶。

原來在佛法中，「空」字有甚深的意義，並不像一般所說的空。佛法分「心法」與「色法」，好比精神與物質。所以「色」就是指物質或現象。佛家講的「空」是「自性空」。所謂「自性」與哲學上的「本體」一詞相類。不論任何自性或本體，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就是，「自有的，獨存的，及永恆的。」但在我們宇宙所接觸的一切現象界，沒有一樣東西是自有，獨存，永恆不變的。故佛家倡「緣起觀」，說明宇

宙間，萬象雜呈，都是因緣湊合而成，任何東西都沒有獨立存在，永恆不變的自體。佛法祇接受現象界的暫時存在，但是萬物究無自性，所以說是「空」。同時我們可以了解，一切現象有「生」必定有「滅」，有「成」必定有「壞」，因而使我們解除執着「一相」的迷闇。這種「緣起」的見解，是佛法深觀的正見，由於如實觀察而得到的真理，歸納為一切是「緣起」，有「因」必定有「果」。『自』與『他』，『身』與『心』，『人羣』與『國土』，『現在』與『將來』，彼此間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這些在儒學不大深究，一切往往歸諸『天道』，但是佛學必須「如實」的深觀，「如實」的力行。當時我即感到佛法確實有科學化的精神。

二、「如實」而知，「如實」而行—— 佛家的要則

我的友好中，有兩位學佛的居士，在我初涉世時，即留着深刻印象的：一位是浙江崇德的許健夫先生。他首創杭州的甲種工專，提倡絲紡及織染，因而包括化工，及機械的專科，造就無數工業人才，杭州有名的都錦生絲織廠，就是他的高足都君所創。他的辦

學精神，就是「實事求是」，校旁有一條溪橋，就名「求是橋」。這個工專學校，也就是浙江大學的前身。我自民十八美國進修電機工程完畢後，就被聘為浙大工學院的教授，因之得有機緣接觸健夫先生，與他老人家談話，一語就抓到重心，有禪宗六祖，直指人心之概！以後朱家驊先生任交通部部長，敦邀健夫先生為交通部的秘書長，凡遇重大的問題，健夫先生都能為之迎刃而解。作者嗣後擔任浙江省的電話局局長，為求通信更便利起見，浙江省所造的長途電話線竟越境達到上海龍華的警備司令部，在保安上確屬有此需要，但在地方與中央的責權上確發生了衝突，因為計劃及建築實際的電話實在屬於中央主管機關交通部的權限，浙省何得越權？當時交通部朱部長便邀我到南京去商談，我與健夫先生及主管此事的電政司長一起會談，數小時後問題就解決了，因為健夫先生居中，說出一個圓通的辦法，就是將浙省所造話線自江浙交界處至龍華的一段長途話線作價售於交通部，部方可將此線接至部屬之上海電話局正式營業，將營業所得按年歸還浙江省所應得的話線價款，至清償為止。我對於健夫先生素所欽佩，他真可說『以宰官身，行菩

薩事！」還有一位是我的同學江蘇無錫胡瑞祥君的太夫人，是一位篤信佛教，仁慈的女居士。她切切實實的念佛，依照她所了解的佛法修習，行她的切近實際的「戒」與「施」。瑞祥的尊翁早世，但太夫人確成立了一個佛化的家庭，她的三個公子，都學有專長，爲醫，爲商，爲工，及一個女公子習護士。她對於佛法，不多說，不重說而重行，真所謂「如實而知，如實而行」。以上兩位，我涉世初遇到，而都是佛教徒！我一直想，像許健夫先生及胡太夫人兩位的學佛，中國的佛教怎麼會衰落呢？

三、抗戰于役，增長『悲心』

我對佛教的信念潛伏着，至抗戰時又自潛伏而發展。一因爲我在抗戰時大部份時間服役於前線，敵人的空襲，我無辜的人民死傷枕藉，使我悲憫。我在前線負軍事通信之責，有的時候必須冒險搶修通信工程，除安頓家眷在較後方而外，不能顧個人生命的安危總是在前線工作。我所負的責任是須保持東南區蘇、浙、閩、皖、贛五省與大後方及陪都重慶的通信，所以我駐紮在江西的上饒，但一直週流的奔馳於各省的前線及軍事的重要點視察通信，在旅途中所費的時間

很多，我每每利用時間念佛或讀經，使更了解人生。鳩譯的彌陀經（俗稱小彌陀經）清麗可誦，吾最喜讀，其中所說的極樂國正是理想的佛國，使讀者豁然開朗，忘其苦楚！戰亂之時讀佛經最宜。但吾膺服六祖在增經所說的話：「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國土淨。凡愚不了自性，願東顧西。悟人在處一般。……佛向性中作，莫向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他說佛法簡單明瞭，直截了當。因此更覺得修身修心的重要。浙江奉化的雪竇寺旁的妙高峰，太虛法師曾駐錫於此，我因供應他的需要，爲他裝置長途電話分機，並拜謁他老人家請益，他勸我自修維摩詰經。並教參看他的講義。復因供給贛南與粵省邊境的通訊，我經過韶關特地拜訪了南傳禪家所崇的南華寺，緬想賢聖，心嚮往之，浙南麗水（舊稱處州）有一個三岩寺，供奉觀音大士，寺僧很豁達，我每經過，駐訪談佛法。在抗戰開始的幾年中我確實得到佛法的薰陶，對於人生觀獲益。又使我感到修持佛法應即就眼前世間法上做起。社會上每個人都是「未來的佛」，應普遍地救他，利他，及助他。在爲社會國家做事能站住崗位，竭智

盡忠，更能已立立人，就是相應佛法！一九四五年抗戰事結束的時候，我在重慶當交通部的參事兼復員準備委員會總秘書。日本人的無條件的投降，是因爲美軍投了兩顆原子彈，當然遭到空前的死傷。但是如照日本軍隊的橫行殺戮及珍珠港的突擊轟炸，正是應着維摩詰經所說：「善惡之業亦不亡」。所謂『因果不昧』，促使日本人民軍閥的覺悟！

四、來美退休，因緣『學佛』

抗戰結束後，我擔任上海市公用局局長，因爲戰後恢復公用事業，及統一以前租界分割的設施，竟至對於我學佛志願，除掉偶聽講經之外，沒有靜心研習，如此四年餘，真覺得慚愧！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偕內子張乃怡及小兒永炎來美，乘的是惠爾遜總統號輪船，船上有十餘天，我帶了一本周止庵註解的金剛經閱讀。到了紐約暫住在內子的叔父張靜江先生家裏。靜江先生夫婦兩位都皈依淨土宗的印光法師。我們住在他家約兩個月，我又得受佛教的薰陶。靜江先生爲革命先進，主持建設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的前身）及浙江省主席，創設電廠，無線電廠，電話，煤礦，江南汽車，江南鐵路等，福國利民。其一身事蹟，功德浩

大，無庸贅言。我最傾心於他的質直，無畏的高尚品格。他具有宿慧，書畫超逸，數算敏捷，愛才若渴，當時國內的工程師和各項專家無不收攬，因才使用，各展所能。他真是一個偉大的『實知實行』的建設的領導者。他於一九二九年起即茹素念佛，別署「臥禪」。他對於我的影響極大。他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在紐約逝世。我有詩紀念他，記得其中兩句是：「心是菩提身社稷，梅花遍植舊神州！」緬懷他的大菩提心及建國工作。

我來美後，原不擬久住，但不到半年，大陸變色。所以即留在美國，除送小兒永炎入大學讀書外，我初受紐約愛迪生公司之聘爲系統工程師，嗣受哥倫比亞大學電子研究所的聘爲高級科學研究員。時光過得真快。但是使我無限傷悼的是內子乃怡竟於一九六三年因癌症不治而逝世！當時我就想辭去職務，靜修佛法。但是我所負責的研究部份不准許辭職。所以我只得就教於善知識沈家楨同學，曾經向他先後借閱幾部佛經，並就近請益，獲益匪淺。一九六四年杪，沈先生與紐約的各居士及樂渡法師組織了美國佛教會並設立了大覺寺，有學術性的講經於每星期日舉行，我忝

爲會員常去聽講並參加討論。我雖於一九六九年續娶秦昭華女士，但沒有阻礙我學佛的心願。一九七一年十月哥倫比亞大學准許我退休，我商得美國佛教會的同意，准許我每天到大覺寺讀佛經。該寺有一個圖書館，我即在圖書館內讀，寺中的大德可隨時請教學習，並寫讀經週記。寺中的念佛靜坐，我都可以參加，此外我還另有自修的節目，不敢希聖希賢，但求不放棄。正是無上的因緣！

五、我所了解的「佛法」

學佛與根底有關，所以意境有高低，成就亦有大小。我且述我對於佛教的認識，作爲本篇的結論。我覺得修習佛法的過程中影響於「生命力」的運用。「生活」的規律，及「生死」的了解都有極大效益。茲就我現在的些微知見，略述如次：

大乘佛法有三大綱領，在大般若經上說得最明顯：「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爲上首；無所得爲方便。」這三個綱領就是：

第一、我們不論做任何事，都要與「一切智」的智相契合，作爲出發的動機。所謂「一切智」就是佛的智，就是「等正覺的智」。換言之，發願以佛爲模範，成就佛一樣的覺悟，所謂發「菩提心」。然後能樹立自己，解除迷闇，且廣度一切衆生。大乘的佛學者把「我見的」生死看得穿，解除一切苦難的癥

結，以至於超脫。所謂「超脫」，就是勤修佛法，跳出生死輪迴。但一切世間事，輪到我們肩頭的，我們須勤奮努力的做得盡善盡美，並須配合下面第二、第三兩個重要的綱領。

第二、以「大悲心」爲出發點，要能利他拔苦，對一切衆生，平等，不選擇的發同情心。不但要修習自心的清淨，也要處處饒益衆生，使衆生的身心也清淨。如以社會羣治來說，就是促進社會人羣的進步，和平安樂。如以進德修身來說，就是使人心向上，雄健人格，淨化身心。

第三、「無所得」爲方便，就是佛教中稱爲「無我慧」，爲佛法超越一般世間學的特點，了達世間的「現實相」。所謂「現實相」就是世間一切是「幻相」，不要被幻相的迷闇，所以沒有我相，無所執着。我們爲一切人解難求益，不存絲毫執着的希求。因爲「我」都沒有，還有什麼希求！這就是「無所得爲方便」。

從上面三個綱要來看，佛教是「自力自救，自救救人的教。佛教的修行，是根據勤奮的修身，自覺的經驗，從不斷的新生中，以如實知，去如實行，由淺而深，完成最高的人生理想。當然頗多部份與儒家相通，但更廣大，更精密，更澈底。

懷南洋足球盛事

悼周賢言學長

——旅加拿大唐六三學長來函

各位編輯學長兄：

惠下二四五、二四六友聲貳冊已拜收，謝謝。弟已遷居，現址是 90 25th Street, Room 19, Toronto-14, Ontario, M8 V 3 p8 Canada. 以後倘有郵件，煩按現址惠寄爲荷。

翻閱友聲，驚悉

賢言學兄已於去冬安息，備感哀悼，他的成就盡責，其他學長述之已詳，毋容再贅，惟弟在校時曾與周兄有同室同隊之緣，僅就追憶所及，聊作其人其事有關足球方面之補充耳。

該時母校對外足球比賽，有代表校方的 College Team 1st team 和 2nd team 二隊，後者即亦稱

預備隊，備 1st team 有受傷或遞補之需。該時校名是南洋大學（交大是後來更改），母校選拔隊員（即 1st, 2nd team）的方法是每年有一次級際錦標賽（中、上院各級的混合連環賽），得錦標的一隊選取最多，他隊有良好表演的，也取若干人入 2nd team 再予深造，也可說選提的都是上中院各級之優秀足球新血了。那年（已忘却年份）得級際錦標隊的隊員：

（兄）溫聯材 張尙志

陳璞

周賢言（鐵門）

伍肇昆

（弟）葉貽方

唐六三 邱式方

陳虞添

（弟）溫聯棟
（兄）葉貽東